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陵川集卷二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孫　溶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汪　鏞

謄錄監生臣陳　韶

陵川集卷二十

元　郝經　撰

雜著

內遊

昔人謂漢太史遷之文所以奇所以深所以雄雅健絶超麗疏越者非區區於文字之間而已也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南浮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嶷浮于沅

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過梁楚西使巴蜀略邛筰昆明還于河洛能盡天下之大觀以助其氣然後吐而為辭筆而為書故爾欲學遷之文先學其遊可也余謂不然果如是則遷之為遷亦下矣勤於足跡之餘會於觀覽之末激其志而益其氣僅發於文辭而不能成事業則其遊也外而所得者小也其遊也外故其得也小其得也小故其失也大是以史記一書甚多疏略或有抵牾論大道則先黄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

進姦雄述貨殖則崇軌利而羞賤貧其於書法也則記
繁而志寡項籍一夫也而述本紀與堯舜並陳涉役徒
也作世家與孔子同其失豈淺淺哉故欲學遷之遊而
求助於外者曷亦内遊乎身不離於衽席之上而遊於
六合之外生乎千古之下而遊於千古之上豈區區於
足跡之餘觀覽之末者所能也持心御氣明正精一遊
於内而不滯於内應於外而不逐於外常止而行常動
而靜常誠而不妄常和而不悖如止水衆止不能易如

明鏡衆形不能逃如平衡之權輕重在我無偏無倚無汙無滯無撓無蕩毎寓於物而遊焉於經也則河圖洛書㓻劃太古挈天地之幾發天地之藴盡天地之變見鬼神之跡太極出形面目於世萬化萬象張皇其中而瀰茫洞豁崎嶇充溢因吾之心見天地鬼神之心因吾之遊見天地鬼神之遊周誥商盤禹謨舜典諄諄忠致貫日月開金石都俞吁咈噩噩灝灝唐虞三代之治愯然而見風雅變正諷賛刺美洋洋乎中聲鼓動至化元

經筆削蹂邪直正齊桓晉文霸心方侈而束之以道縛之以義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敢肆藩垣屏翰旣周流而歷覽之乃升正大之堂入髙明之域堯舜禹湯文武周孔拱宓犧而坐皐夔伊吕亞風牧而侍孟軻氏辨乎其間而顔曾導焉荀揚奉焉熙熙乎育物之仁翕翕乎制物之義位尊卑辨上下治神人之禮和而不流之樂別嫌疑明是非照燿昭晰之智閑而存之之敬實而守之之信化而極之之聖死生之說神應之妙大發其閫

而詭言詖行放闢斥除聖路廓清而天宇泰定至矣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兄兄弟弟何盛爾也而後易志皾精而遊乎史廢興之迹邪正之由大君大臣之所以盛小惠小道之所以蔽禮樂之所以興政刑之所以紊國勢之所以張國本之所以强姦佞驁孽之所以逞禍亂崩析之所以致紀綱之所以明風俗之所以壞教化之所以行見其記註繁而正義鮮也思得仲尼者而筆削之見其典故廢而法制剗也思得周公者而

振起之既遊矣既得矣而後洗心齊戒退藏於密視當其可者時時而出之可以動則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蘊而為德行行而為事業固不以文辭而已也如是則吾之卓爾之道浩然之氣巖乎與天地一固不待於山川之助也彼隋山喬嶽高則高矣於吾道何有長江大河盛則盛矣於吾氣何有故曰欲遊乎外者必遊乎内噫以史遷之才果未遊於内邪蓋亦稱之者過矣

敘書

中統元年使宋宋人館留儀真三節人馬德璘孔晉初不知書資頴異可教積六七年皆能通書傳作字便有楷法及被刼殺至新館惟二子事余甚謹乃論定學書筆法次第使知正筆之所自古之大匠遺跡在而不亡者古文黄帝命蒼頡制字模寫萬象又號科斗書三代秦漢以來鍾鼎款識皆是也欲知其所以然則有許慎說文耳篆周宣王時史籀變古文科斗為大篆今存者

秖有石鼓文數十字至秦李斯删大篆為小篆今之篆書是也李斯則有泰山及嶧山碑漢碑中或有之皆可學也唐以來李陽氷尤精絶今存者庶乎泉銘及新驛記耳金党懷英陽氷之後號稱獨步世多有之法度尤備所當學也隸秦程邈變古文大小篆漸生楷法以其佐隸謂之隸書猶有古篆法八分故又謂之八分書凡諸漢碑皆是也如蔡邕石經梁鵠鍾繇孔子廟受禪碑諸石刻唐以來蔡有鄰金党懷英皆當學也凡學書須

學篆隸識其筆意然後為楷則字畫自髙古不凡矣楷
東漢王次仲復變隸八分為楷書言皆書之楷則也以
其法度謹嚴精盡故又謂之真書其小者謂之小楷魏
晉以來凡為書皆先小楷故為書法之本能小楷則能
真行草擘窠大字扁牓皆自是擴而充之耳魏鍾繇賀
平襄樊表等晉王羲之黄庭經樂毅論東方朔畫賛王
獻之洛神賦智永禪師千文歐陽詢温彦博姚思廉墓
誌九成宫銘化度寺碑虞世南孔子廟碑張旭郎官石

記顏真卿杜濟墓誌皆規矩大匠技極而意無窮者褚遂良薛稷徐浩栁公權李邕皆唐代名家凡墨蹟硬黄臨二王書及諸石刻皆當以為程式其次楊凝式千文蘇軾烏絲闌孝經黄庭堅南康郡太君狀米芾金剛經雖少變楷亦各出竒也其擘窠大字王羲之瘞鶴銘顏真卿中興頌離堆記東方朔畫賛紇宗碑宋文貞公碑塔銘井椿碑蔡襄晝錦堂記蘇軾潛珍閣銘黄庭堅楊震傳趙秉文御史箴皆備極法度窮盡筆力扁牓大字

至丈餘者金王無競燕都諸宫殿寺廟及汴都諸宫殿門牓古今第一所當學也行魏晉以來又變楷法自圓熟而趨簡易楷如立行如行故謂之行得真謂之真行帶草謂之行草晉以來諸公書帖王羲之蘭亭敘智永禪師千文顔真卿座位帖送劉太沖敘楊凝式千文蘇黄諸書帖皆是也草漢魏以來盡變真行張芝二王造微入妙號稱草書晉宋六朝諸書帖唐以來張旭僧懷素楊凝式宋以來蔡襄蘇軾黄庭堅米芾金源氏趙渢

趙秉文皆稱草聖今見諸石刻者潭帖絳帖閣帖汝帖百一帖皆當學也以草為楷則又謂之章草或謂漢章帝制因以為名或謂漢之章奏用此魏晉以來諸書多有之獨索靖月儀帖為妙絕今有唐貞觀間硬黃臨本可學也故古文則簡婉存其太樸如面目太極初解繩約之結者篆隸則遏截勁利停穩妥帖中有飛動勢而意態不窮要之高古遒深而已小楷則精緻蕭散秀逸而存風骨傾欹而見正大出奇示變於規矩準繩之中

太嚴則傷意太放則傷法工而不巧拙而不惡重而不滯輕而不浮筆死則癡筆緩則弱筆疾則淺筆側則偏心正則氣定氣定則腕活腕活則筆端筆端則墨注墨注則神凝神凝則象滋無意而皆意不法而皆法凡行草之理皆在其中而其鋒不可犯又在夫熟之而已功夫到則自造微入妙窮神知化矣擘窠大字莊重雄崛峻拔秀麗沉著痛快極盡小楷之法而崇深停穩耳行則行雲流水而遂變楷之草草則縱意所如變態百出

紆餘鉤鎖騰擲翻翥而萬象生焉心手相忘從容中道長江之波也太虛之雲也輪扁之手也運斤之風也九方臯之馬也點綴抆抹莫非自然而不知所以然然後超凡入聖要之自楷與行又加熟焉則自至是矣非模寫鬬飣之所能也葢楷則孟子七篇草則莊周十萬言耳楷則子美之詩草則太白之詩也然既知法又貴知變也非變法而自為法則不能名家在人足迹之下矣鍾王變篆隸者也顔變鍾王用篆也蘇變顔栁用隸也

故古今書學不能踰是四家鍾王則筆意俱盡顔則意盡筆不盡蘇則筆盡意不盡大抵皆藏鋒隱骨含蓄態度謂之屋漏雨錐畫沙皆此意也故古文則學先秦篆則學李斯隷則學鍾繇楷則鍾王顔蘇行與草則張芝索靖二王張旭耳是皆先君子指授生平臨寫以為師則者汝輩以吾言求之循序而進不躐等妄為庶幾終能有成熟而自得雖亦名家可也然讀書多造道深老練世故遺落塵累降去凡俗翛然物外下筆自髙人一

等矣此又以道進技書法之原也其惟勉旃

學難

學之無難也尚矣人而有智而俾之學國家之所以作成之者厚師友之所以訓誨之者篤第成之有小大覺之有先後耳夫何難哉故辟廱于京師庠序于國校于鄉而塾于家立公議于士夫振綱紀于君相廩祿給而廉恥厲束縛而涵育之鼓舞而蹈激之作其氣而振其弊網羅剔抉匡直輔翼使卑高巨細各遂其所成各盡

其所用則何學而不遂何材而不全哉是以朝稱多士而野無遺賢矣政治隆平而風俗純粹學之無難也審矣而謂之難何哉學之無難也前代之無難也學之難也今日之難也非唯其難也而又無學也曷難乎辟廱亡而鄉校毀矣公議廢而綱紀墜矣廩祿絶而廉恥鈌矣所餘者天理人心之固有也而又誕幻以拂其性偏駁以惑其心勢利以脅其志嗜欲以汩其情學王道而霸術入矣守正理而異端奪矣務實德而僞妄騁矣一

身之微或誘于其前或驅于其後不入于彼而必陷于此雖有特立獨行不倚之士不待文王而興捐饑餒戰寒暑不由師傅不顧流俗不狥虛文卓乎其不撓確乎其不拔輕勢利斷嗜慾斥誕幻而横騖棄偏駁而高蹈欲存其所餘而保其固有者猶戛戛乎其難也而又指訐以為異謗讟以為非排之固而擠之力巧為之機而毒為之中莫有一煦溼濡沫為接綆引手者下石而溺灰者皆是也又孰為之作成孰為之訓誨哉必使其顛

踣潰亂箝其口而不言桎其足而不動如是而後已則所存者幾何其亦必亡矣故為之難也一有學者而琢喪之如是故謂之無學也嗚呼牛山之木嘗美矣而今濯濯也是豈山之性哉詩曰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扤我如不我克學者之謂矣作學難

瑞麥頌

歲壬辰王師濟河河南亡釁孽餘猘狡狡蝟興兵鋒遺黎虔劉殆盡而又壤地聯宋師出其間突蹂汴洛披攘

亳宋至于徐揚馳亘上下千有餘里姦宄抵隙嘯跨兩境依險首鼠血人于牙二十餘年矣今上即位宵旰求瘼詔太弟都督諸軍謂將有事于宋必先事于河南河南既治本根既固藩牆不穴資糧鎧馬扉屨足而漢淮可圖也於是詔分陜東河南諸道有金故地置經畧司于汴命萬戸史公行臺趙公及中貴莅焉公等既至乃議事典約法制鉏桀鶩去蠧賊撫單弱出滯淹布屯戍均賦輸抉索利本搯擫弊萌進用老誠設施比次井井

以進朞年報政帑有餘資庾有餘粟四鄙不警民狎于野風雨時順歲乃大穰甲寅夏五月甸人進麥八穗一莖馳驛上聞洞洞屬屬歡聲四布夫黄龍白麟赤芝朱草鳥獸草木之異無異於時者猶以為休徵豈若食民之天有如是之盛乎桑無附枝麥有兩岐猶遂美於漢炳耀千古矧如是之多乎哉經越在草莽不能瞻望清光拜首稱慶歌頌布衣職也乃作瑞麥頌以為四野謳歌之倡其辭曰

河流湯湯金源故墟朔龍乾飛千麾萬旟蹈厲靡前飲河長驅河流不洋曾不馬濡汴覆蔡傾遂伐荆吳千里搶攘鞠為蓁蕪白骨撐拄枯血模糊宛宛赤子鋒鏑之餘裹創匿影巢貍窟狐殆二十年僨而不蘇皇帝踐阼丙丙當宁同仁一視廓清天步乃眷曰咨咨汝南方神州王畿可為寇場乃命太弟俾長戎行曰史曰趙建爾旂常爾為朕行蘖彼夷傷分陝建臺固吾圉疆汝修汝戈汝峙汝粻乃拜稽首天子之休不克負任天子之羞

帝曰汝嘉汝違朕憂玉節煌煌奉命南下有澤其車有
濯其馬鉏夷棘荆枝柱壞厦顛强躓嚚崩釁解瓦山通
藪開漸出單寡髫童耇叟傴僂罷亞失喜驚呀悲集淚
寫載申王度載宣王化民具萃止麕麕茂舍乃斧其桑
乃樹其櫝乃聚乃育乃室乃嫁務嗇勸分墾荒闢野惟
是帖妥莫敢侈哆惟是信義莫敢狙詐清以益燕簡以
益暇緩帶輕裘投壺歌雅元氣油油眷我中夏我庾既
億我倉既盈雲霓濡來呻吟不聲山河改色乾坤夷清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皇澤灝灝汪洋濛溟惠風不鳴震雷不驚雨暘燠寒弗凌弗乘人和天和年穀屢登靈浸邃遠瑞麥乃生岐岐嶷嶷八穗一莖甸人進只幕府嘉只何以致茲臣當歸美乃藉乃襲獻諸天子以益鴻休以瞻信史經也作頌以告休功匪惟頌功惟以勸終

文弊解

事虛文而棄實用弊亦久矣自為已之學不明天下之人狃於習而啗於利是以背而馳之力衒而為之諜援

筆為辭綴辭為書藉藉紛紛不過夫記誦辭章之末卒無用於世而謂之文人果何文耶俾佛老二氏盡於其間文武之道墜于地而天下淪于非類也宜矣其不幸而不覩於大庭氏之先而不見夫文之質也不幸而不遊於孔氏之門而不見夫文之用也不幸而不窮夫六經之理而不見夫文之實也仰而觀俯而察天地之間衆形之刻鏤衆色之光絢衆聲之咿喔衆變之錯蹂爛乎其文而若此也不知孰為之而孰綴之乃規規以為

工切切以為巧斐斐以為麗角勝而相尚為文而無用何哉三代之先聖君賢臣唯實是務至於誥誓勅戒之辭賡和之歌皆核於實而瞎於華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故史臣贊曰聰明文思孔子稱之曰煥乎其有文章自其發見者而言不以文為本也天人之道以實為用有實則有文未有文而無其實者也易之文實理也書之文實辭也詩之文實情也春秋之文實政也禮文實法而樂文實音也故六經無虛文三代無文人夫惟無

文人故所以為三代無虛文所以為六經後世莫能及也余嘗熟讀語孟二書意味無窮感化不已師弟對問之間而文若是豈有意於文而後言邪聖賢之膏腴道德之精華發而自然耳故所以為孔子所以為孟軻後世亦莫能及也孔氏之門游夏以文學稱未聞其執筆命題而作文也則所謂文學者亦異矣後世文士工於文而拙於實衒於辭章而忘於道義故班馬不免於刑范曄陸機謝靈運不免於誅陳叔寶楊廣不免於覆宗

社而郴郴州不免於小人文何益耶苟有其實矣何患無文三代則亦已矣至於後世漢高帝奮起亡秦王有天下功並湯武未嘗為文也如大風之歌聲震海嶽而光犯日月諸葛孔明仗義興漢委身事蜀道合伊呂而他文未見也如出師之表與商周命訓相上下則有實者有文也必矣方今道喪時弊正氣湮塞生民墜溺志士振起之秋也可拘於虛文溺於淺淺哉宜㝡六經之實盡躬行之道精百代之典華虛文之弊斷作為之工

存心養性磨厲以須天下之清其行也其達也必不與草木並朽而無聞矣

龍首辨

保之野有耕夫抱數節之骨以為龍首者駭於郊鄙郵傳於道路謀於里巷聲於州庭千里之民釋耒耜休蠶織輟業吐哺翹翹焉而覩者四合也耕夫遂益以為異神而珍之複為之襲而固為之秘雖家人莫得而見或者以百金易之拒而不酬也一日有司懼其惑衆名致

而廷辨之乃鷙食之獐餘跨之隆者以為角髖（音寛）之凹者以為目脅下之缺夾脊而脩曲者以為頸穴而涸圜而寛者以為項審為僞乃命揭之通逵以定民志而耕夫猶慟哭于下額地呼曰世無識龍者噫其真無識龍者邪其真非龍也邪聖人不作豢龍氏殁龍之不常于世久矣何據而知之不介鬣不爪不角數節之骨而以為龍而執之以惑世至于慟哭而不悟何哉葢世之人非聰明睿智卓而不回之器苟徇于偽而膠於私則真

知正識蕩然一廢也故燕噲欲以遜子之漢哀欲以與董賢德宗以盧杞為忠明皇以祿山為孝衆皆惡之而獨好之衆皆以為非而獨以為是人之於人猶若是矧於希世不常之龍乎龍之不常斷首而見亦不足以為異矧偽妄之枯骨乎嗟夫趙高指鹿為馬以亂秦耕夫以獐為龍欲何所為乎

二履辨

歲丙辰王府以城開平之故遍告山川至于濟瀆瀆出

二履以荅之陵川郝經爲之辨曰濟瀆之淵應尚矣其秘物幽其納物悉其出物異瑰詭昭著在人耳目者甚衆雖巨細不倫而皆與誠合或奬大或戒諭莫不有義焉葢其神靈㚟簥乎其間正真而一幹天地之藏爲神藪理窟爲化樞爲變通之源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今二履之見豈無義乎夫履所以行也二帝三王之道在夫行而已矣天下之大萬民之衆行王道立王政始而終之而後可始於爲而後可以無爲故去四凶平水

土而後垂衣裳伐暴亂救焚溺而後包干戈豈有不行不為而天下自治者乎夫行莫如禮禮所以履也故仲尼於天澤之象而深明之上天下澤上下定位所以為禮天行健而履之以柔行而惠澤建于下下悅而應乎乾乃為履故剛中正者禮之理也辨上下者禮之分也和而正者禮之用也履虎尾而不咥人者有禮則危可以安也故別嫌疑辨猶豫明是非正剛紀立法制厚人倫美教化定民志屹爾而立而不易道爾而行而必至

炳炳為一王法厝天下於泰山之安而四維之者舍是將安之乎故禮者國之幹也有國君人者必行行力為而已矣是以高皇帝食未下嚥而命叔孫制禮儀章蒼定章程陸賈著新書韓信申軍法史臣以為規模宏遠光武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而紹開中興太宗親平禍亂用魏徵房杜化民以禮而文致太平是皆知所先務雖立國未久而必於行以創業垂統而使子孫儀刑故漢祚四百而唐亦幾三百年基圖鞏固有以結民之心其

祖宗所貽之者厚也國家光有天下以土則廣以兵則强以民則衆以力則大以開國則久以世傳則逺服聲教之所不被臣漢唐之所未臣惜乎綱紀未盡立法制未盡定教化未盡行也今是履之出其亦勉其行歟夫行者天德也王者體天治人則自强不息不息則久久則悠逺悠逺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夫是之謂皇極嗚呼國家强皁天子神聖諸王賢明天與之人與之天下莫不與也則皇極之道將

建于世不然何告之明而示之揭也詩曰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於道又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行之而不至焉者有矣未見不行而至者也行歟否歟坐視天民而莫之恤歟

瘞鶴銘辨

右焦山瘞鶴銘磨崖元本如此大小凡五段共一百十三字自左方書起而斜正不相屬云瘞鶴銘正書中大字古今推為第一葢自正書中出奇古意中有韻勝脱

去規格超出畦町而沉著峻麗雄拔莊重有陵厲八極之氣雖殘闕斷蝕而筆意具在如乾坤破碎元氣自存雲霧斑駁日月無與爭光者所謂一洗萬古凡馬空超凡入聖筆也其準繩意匠後世唯顔魯公書中興頌宋文貞公碑為近之張嘉貞北嶽碑雖極形似特掇拾土苴耳嘗觀東坡書惠州潛珍閣銘得其氣山谷大字楊震傳得其骨楊凝式米元章推其變而得其奇者也則是書也書家之命脈筆勢之宗題也山谷謂瘞鶴銘乃

大字之祖為不誣矣論者往往必其名氏茍其書工雖無名氏庸何傷如其不工雖有名氏江中斷石耳山谷先生識慮詣極與為右軍書謂其盛處不可名貌反覆題評稱道不已而滄浪翁詩直以對黄庭經蓋必有所據依且潤州圖經以為羲之書盧山陳氏本又有逸少書字則真是之歸為逸少書無疑近因裝背拈綴帖嵌顧盼回復意見筆外每相領會甚多蘭亭筆法以書法論人則其人可知矣而東觀餘論西清詩話斷以為陶

弘景書雖曲為左契而書家未甞題品夫書出一手如印印泥雖姸醜不同各如其面而一受成形必不可掩相去萬里相後百年落紙入手知為某人況羲之弘景皆一代偉人其書跡存者固不待辨驪黃分牝牡自可得天機於滅沒之間羲之書甚多皆可考據而弘景書殆未見也若以此銘為弘景書必得弘景他書會其筆意必如此銘然後可信已東觀餘論又謂逸少以晉惠帝大安二年癸亥歲生年五十九穆帝升平五年辛酉

歲卒成帝咸和九年甲午歲方年三十二永和七年辛亥歲年四十八始去會稽閑居不應年三十二已自稱貞逸以為必非右軍書是大不然其銘之年月作文之年月也非書之年月也鶴瘞文成之歲則甲午歲也書之之歲焉知非永和之末升平之初乎不徽于書法而徽于歲年殆刻舟求劒之說也矧于銘中書華陽貞逸撰不書其并書也其次即書上皇山樵則書之人也故陳氏本於上皇山樵下又有人逸少書四字雖弘景嘗

號華陽隱居豈可妄為附會縱使隱居之號與銘中同則撰文之人也非書之之人也銘中又有仙家仙侶等語則瘞鶴作文者必道家者流而書之者右軍也不知勒石之歲復在何年則瘞鶴作文書字必不能皆出一人之手共為一時之事又豈可以晉永和而為梁天監必皆出弘景之手乎不徵於銘而徵于號殆亦參毋投杼之惑也夫善書者而後能知書作文者而後能論文彼論者敢為斷然不移豈皆知隱居右軍者邪必有子

房而後知漢高帝必有徐庶而後知諸葛孔明必有劉弘而後知陶士行山谷先生道高一世名冠當時而書法之善自成一家亦隱居逸少流也其於此銘與為右軍書而不及隱居則不易之論也聽盤為日姑宜置之中統元年持節使宋館留儀真伴使潘居之以焦山磨崖瘞鶴銘見貽而昏剝湮漬漫不可别既而提舉路鈐王順送焦山寺僧所寄一本及辨證一卷即此本也方之他本最為完具嚮在河朔時所見數本皆摹榻失真

近歲鄧州石刻傳布雖多而枯硬剸截絶無韻勝及見此本氣韻具足矯矯飛動乃知書家亦自有真耳故既論其書法又辨其名氏又賦詩以答諸伴使云

文

手植檜復萌文

丁未春魯客過余言闕里祖庭手植檜復萌為之言曰木之植也樹藝者之事也聖人曷為為之植生民植道德植教化聖人之事也木也曷為為之昔生民嘗厄道

德嘗廢而教化不施矣窮奇饕餮肆乎上夔龍熊虎鬱乎下原圯而堙隰窒而墊獸橫而奔天也有聖人曰舜禹者起而植之疏鬱為通散氛為清剔險為易汔魚為氓棟處而穀食教行而化靡未聞其植木也厥後道漓德涼鷙暴蠭作曰桀曰紂網藪為惡炙民為爐沉民為淵飈煽而石擠焉有聖人曰湯武者起而植之蘇其昏蹙蘖其創夷丘崇其德川湧其澤未聞其植木也昔人謂孔子之聖遠於堯舜今而周道絶生民厄而弗之植

檜散木也而手植之庭何若是恢恢者置而屑屑為也豈不知閼禮之樹見拔於宋而手植之檜能存於魯耶蓋聖人之意有所在也明王不興已不用而道不行也不得如舜禹湯武之親植之也天縱之聖亦不可泯泯而自棄也故雖不能植之于時庶植之于後不能植之一世庶植之萬世是以制大訓奠辭命示諄諄敷悃赤則植之書矣明風俗正雅樂述王政表廢興則植之詩矣發天機結聖統闡幽賾究通變則植之易矣明王道

立王政治亂臣討賊子則植之春秋矣位尊卑辨上下節天地治神人則植之禮矣宣湮鬱諧政治贊陰陽協教化則植之樂矣植之之道已具而植之之意未見也乃檜于名而植于實以道德為元氣以仁義為株跋以堯舜禹湯為植幹以文武周名為枝葉以行業崇蘊之以恩澤濡溉之其樹本也堅確乎其不可拔其稟質也固鬱乎其不可撫其樛布也芘蔭天下其材構也棟宇六合薈蔚葱鬱而森參膏睦則其植也卓矣有大於舜

禹湯武之親植之者也雖然聖不代興道亦屢喪孔子没正道微異端作有墨晏莊楊蠹食者矣有申韓蘇張剽議者矣孟軻氏辨而植之灌以仁義扶以神聖煦枯為榮蹂邪為正又有鞅斯屠剹者矣有呂政焚灼者矣高皇帝滅而植之潤以文景晞以武宣牙揭蘖振甫訖其全自是而下或仆或植根披兩漢枝别三國莽卓操懿互為蟊賊振落六朝勁霜赤立剜刻夷貊封殘老釋梯生于唐韓愈氏立投荒萬里檜也再植嗚呼韓愈氏

已矣後人孰能植之哉朽于塵而爐于兵矣梁木其壞余無所望也豈意其復萌哉不漑不封茁而自植沐雨蘇風穎出而激屹乎其庭魯邦周室葢本之大植之固道德充而聖功溢也雖廢于人而必植於天矣噫雷霆鬱而必震冉木寒而必春日月食而必明聖道蹇而必行今檜也自萌既為之兆矣必有其人植之也聖人之道必行矣經也小子敢不矻矻而進於學歟

邀窮文

館于儀真既歴三年淵獻孟陬又逢歳元時始五鼓賔主禮畢坐而假寢窗户嘖嘖忽焉有物若嘯若泣風動幕開闖然而入樴手呀肩歔歈為言自子之生與子後先子坐我立子行我前子初為學日鑿混沌我窒其竅使汝好問子初飭身百務紛紜我乃拂亂使汝多聞汝初著述造物充斥懼或有傷則閣子筆子初論説天地決裂懼或泄漏則捫汝舌人方事近我推汝遠適越面燕迂塗宛轉人方事巧我推汝拙抱甕澆畦匍匐出穴

人方事易我推汝難回天止日測海移山人或相窘懼汝不忍我則抑遏使汝憤蘊人或汝傲懼汝與校我益以德使汝不報譊譊惡言殜蜎蜚蜂使汝多敵繕治于中咄咄怪事撲頭衝面使汝駭懼視所未見險阻備嘗猶以為未鉏汝客氣斷汝驕志勞汝筋骨亂汝心思搜抉無有極道之至利汝紛華固汝本根絶汝聲色富汝詩文增邑不能廓道之門七年徹明不解衣帶我膏汝燭夜半常在一歲十徙不蔽風雨我張汝室莫或敢侮

惟子是時與我相隨起居飲食跬步不離今子一旦貴于丘園安車束帛平地青雲一為執政再授宣撫便欲相疎憙樂雖苦虎符龍節附翼攀鱗建旆南來棄予于貧糟糠之妻猶不下堂貧賤之交猶不可忘矧予與子肝膽肺腸遠涉江淮故來訪汝爆竹書桃儘自呵禦煙昏霧慘依約門墻棘栅重圍鐵鎖銅簧左闕神荼右望鬱壘擊柝聲中森羅可畏始吾謂子得志堂堂今乃楚囚索莫荒涼始吾恨子今為子悲風馬雲旗薄言旋歸

余乃惻然如夢如覺致辭相邀與敘契闊余非棄子子
自棄余世不余知惟子知余生亦由子死亦由子余止
爾尼余行爾使豈惟余哉天地亦然惟子五人翻黄倒
玄太極鴻荒爾其為主六合八極爾其居處二氣三才
爾其鼓舞徵為五色發為五聲萃為五味列為五行惟
子五人始得而名惟爾某甲勾芒畢達為棟為梁儘其
戕伐惟爾某丙赫赫炳炳化生為熟鑠鈍為穎惟爾某
戊坤厚載道發生甄陶有物是造惟爾某庚物以西成

鑪錘白鍊利用惟貞惟爾其壬潤物為霖積為淵泉益久益深四時代謝萬物化育非子五人則誰自出物窮則變既變則通非子五人孰能不窮天有五賊見之蕃昌人有五性修之賢良隨爾不得豈敢遯藏仲尼嘗窮不窮其聖顔淵嘗窮不窮其行原思嘗窮不窮其性范丹嘗窮不窮其政一時之窮千載之幸是數聖賢可為龜鏡求爾不得敢不承命昔者子雲作賦逐汝竟自投閣漫為章句後來文公作文送汝延之上坐送而不去

余學非揚余德非韓固窮守道素行憂患安子不得其
敢棄捐余非阮籍又非子路不為慟哭不為慍怒太山
四維安於所遇家徒四壁常為晏然家無儋石其心愈
堅雖屯之遘與蹇之連不疐不跋與物變遷子嘗許我
可以為賢頃者赴名為時而起失之不懼得之不喜三
十年來赤子創痏鋒鏑之餘化為倀鬼戈甲相尋莫知
其已兩國顛連實如倒懸解而休之兩君一天誰知姦
宄又欲下石從渠掊致我心不忒不作盧昶食豆辱國

不作苟純輸情爲賊終合千古照耀簡策盡其在我窮非所恤子其以爲失以爲得邪於是五人閧然而應曰若然者吾其與子終其身而周旋者也當箝口縮舌復不敢爲譏訶之言倏焉驚悟爇香酌酒欲相勞苦顧盼莫有有聲無跡觸坐動牖起而覰天赤氣滿斗

哀辭

胡先生哀辭

歲癸卯秋八月二十七日安肅胡先生卒陵川郝經緝

辭以寓哀曰噫天柱折一石何能補天缺國步蹶一士
何能支杌隉況俗弊風頹山移海竭鳳麟梟獍之不分
瑾瑜珷玞之不别俾尼父涕洏楚和泣血離婁視之而
矇公輸造之而拙正道之已絶孰可結邪而先生獨立
斯世特秉真節不以含垢者為國君納汙者為川澤抵
詖蹴跌信屈扭折撓斡天之斗而揚清流呼立石之風
而卷妖孽熾爾而不滅卓爾而不屑沮之而不縮震之
而不慴善必旌而惡必罰柔則吐而剛則齧世人奔濤

而蕩波先生遡泗而鼓枻世人藉麴以餔糟先生列氷
而凛雪若治底雍熈堯基舜攝有饕餮死有窮奇裂則
先生之道亦可白也赤何方人衆勝天屈子逐而賈生
責文舉赤而比干戹是先生欲效尤也然於此世保此
業亦可謂堅而不磨白而不涅者也僕嘗謂國猶有楨
而民猶有晳自先生不祿亂益張邪益揭則瞻烏爰止
於誰之屋邪嗚呼人雖云亡道或不滅有子而賢轂或
未闕白楊摩天挺長風而掃秋月聽咿咿之聲猶有烈

烈之色彼姦譎者誦吾辭寧不扼吭而斷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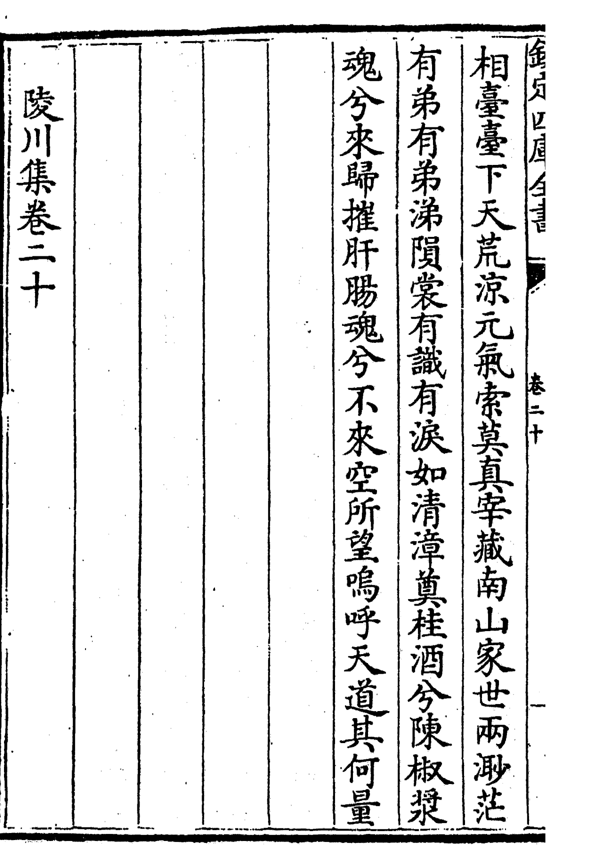
渾源劉先生哀辭并引先生諱祁字京叔號神川遯士南山公曾孫遂門御史之子也其弟郁字文季

歲庚子經甫踰童獲拜先生于館舍而遽南軔閼越八九載已酉春先生往來燕趙間始得奉杖屨格言義訓雖屢得聞而頑鈍椎魯之資桿棘而不入是以壓心槁思渴而未沃也庚戌春方負笈南邁以遂摳衣之問而凶訃掩至繼而其弟文季來以先生易簀時所付一書

四十篇曰處言見示經再拜雪泣讀之其辭汪洋煥爛高壯廣厚約而不缺肆而不繁其理則詣乎極而窮乎性命於死生禍福之際尤為明析非世之所謂文章古所謂立言者也於是感愚志之不卒傷先生之不天憫吾道之不競恨憤惋激吐辭以哀之嗚唈扼吭不復條貫其辭曰

濁河絶流大梁亡日入地底陰燐光百年秀孕隳大荒文源湮汨甚濫觴三五在北輝其芒姑為維持為主張

砭砭沉痼開膏肓護籍債路扶顛殭碧雲雙鳳方翺翔忽弱一箇危乎姜當年振羽來朝陽竹花蹴落桐花香岐山山頭㬈文王一鳴燕雀驚且狂總角獨步高昂昂旁魄瓌奇古錦囊飈然聲價騰且驤飛蒙茸兮走陸梁挺特溫潤直以方有虞圭璋夏琮璜波瀾老成肆汪洋洞庭萬頃澄秋霜上稽韓柳下蘓黃探道索古追羲皇一編處言含天章立意造語攀荀揚嗚呼天道其何量既與之德不與昌既與之年不與長渾源之山空蒼蒼



相臺臺下天荒涼元氣索莫真宰藏南山家世兩渺茫

有弟有弟涕隕裳有識有淚如清漳奠桂酒兮陳椒漿

魂兮來歸摧肝腸魂兮不來空所望嗚呼天道其何量

陵川集卷二十

陵川集卷二十一

元　郝經　撰

祭文

祭淮瀆文

維中統元年夏四月天子遣臣經奉書使宋告登寶位布弭兵息民意秋八月二十四日啟行渡淮謹以清酌之奠致告於淮瀆之神皇綱不弘壤運締兊海嶽氣分

迭為長雄千里長淮寔為兵衝屍斷其流幾不能東蜚血淪天崩濤溵紅征夫力殫居民室空殆三十年莫知其終皇帝踐阼乃眷南顧疊各有端吾可重慭事當一新豈論細故一視同仁以廓天步乃命臣經伏節啟行輸平繼好光允篤行武用不殺德惟好生南北東西皆底于平河海江淮有波不興魚龍戰罷天地澄清舟子掛席置酹于斝四宇熈熈雲旗風馬維神有相安流順下保合太和共成新化尚饗

禡牙文

維年月日具位将南韓啟行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牙旗之神維我國家威定萬國前矛所指莫不頓折際天之覆海外有截逖爾荆楚邈爾呉越江淮一流而乃限絶譬彼金甌粤東南缺經備戎行受天之鉞謂余爪士薄言徃伐載飭王度載申師律蒐乘補卒敦陳固列兹爾桓桓兹爾烈烈建而旆之王靈赫赫蚩尤竟天太白掃月以纓扱矢釃酒釁血毋作神羞駐看鯨揵尚

饗

祭遺山先生文

維年月日陵川郝經謹以清酌之奠致祭於遺山先生之靈嗚呼氣數之靈靡物不壞或者不淪胥乃造物者之所在造物之所在宜莫不生而奪于成是理其可明邪嗚呼先生萃靈蜚英羁丱宦學嶽嶽稜稜碩士鴻儒莫不震驚以為間世生（閒閒初見公文曰是間世生者）渡南河而為名公入京師而為名卿張洞庭之天音引岐山之鳳鳴方

雷厲以風飛挾鴻章而振纓控萬象於筆端倒河漢而一傾攄塵言與滯思淪錮濁以為清闢斯文之洪源俾灝汗而淵澄而乃汴蔡淪亡蜚血凌城氣數俱盡萬化崩騰時惟先生獨矯首而行挽崦嵫之日彗欲曙之星收有金百年之元氣著衣冠一代之典刑辭林義藪文模道程獨步于河朔者幾三十年豈非造物者之所在而斯文殆將興邪去魯西來聿峻有聲天奎不芒遂入杳冥筆未獲麟年未中壽而奪去之遽彼造物者果可

明耶嗚呼先生雅言之高古雜言之豪宕足以繼坡谷
古文之有體金石之有例足以肩蔡党樂章之雄麗情
致之幽婉足以追稼軒其籠罩宇宙之氣撼摇天地之
筆因鎖造化之才穴洞古今之學則又不可勝言人得
其偏先生得其全天不假之年嗚呼哀哉先生雖死文
或不死是謂亡而不死先生雖可哀吾徒無所仰尤為
可哀也嗚呼哀哉尚饗

祭魏先生文

歲舍辛亥正月壬戌朔越三日甲子陵川郝經謹以清
酌之奠致祭於故徵君魏先生之靈嗚呼世變風靡滚
滚湍若既莫之遏亦莫之瀹懷山襄陵稽天滅墊真宰
睨而不視元氣湮而索寞根崩而孰與之支癱潰而孰
與之藥根披而孰與之植蔓滋而孰與之削是以渾訌
麗昧板板蕩蕩道益喪而俗益薄鹵莽熖熾士夫氣鑠
莫不卷舌于咽頓脰于㱿既刓方以為圓又琢雕以為
樸則吾誰與歸而於焉是學幸一二遺老挺特而不屻

山立而不却維持護藉天旋而斗斡俾夕日與曙星不遂至乎墜落嗚呼今先生復逝矣天不欲斯民之有活乎何於遺老之遽奪何為吾道之虐也嗚呼先生學正而博義理昭著襟宇清廓守不可移嶷如山嶽有經世之志有佐王之器有已亂之才有致平之畧果鋭剛明百鍊之精肯造次而輕脫卷而藏之束而縛泥而滑之櫝而鑰嘗一試乎天輿之末王孫宗臧悍臣驕跋坐視國斃卜所於託磨牙垂涎瞰鼎窺洛先生慨然請符曲

躍責以臣義申以王約萬人震懾一軍駭愕容氣俱盡心死神怍由是而觀則先生之志與先生之養亦孔之灼幅巾歸來聲震河朔朝庭載徵安車繹絡方敬之如著龜委之以心膂迓續斯民之命砭碣斯民之瘼躋斯民於仁壽挈斯民於遂樂皇風扇而皡皡吾道裕而綽綽企仰延佇甚於饑渴忽萬里之悲風遽沉淪于冥漠秘于重泉斯民其無望塈於九京吾道其弗燭世變愈下志氣愈弱吞聲為辭雪泣于酌嗚呼哀哉尚饗

祭趙敬叔文

年月日陵川郝經謹以清酌之奠致祭於永平趙先生之靈嗚呼天不勝人人不蹈道禍亂寧有至極邪莫不惡直醜正翔僞飛佞而福淫佑邪紛紛而蝟起糾糾而棊布轟闐駭散風霆雨雹百千情狀可一端而槩邪而其中人以毒斃人以禍固仁人君子之所不能免其肆行吞噬耽耽逐逐有如垂涎傅翼之虎而吮血磨牙者猶可逭也其禍人而人弗覺毒人而人弗悟卒之乎顛

踏壞亂如含沙之蜮隱草之虵其能免邪嗚呼小人之
乘時如是之烈爲君子者宜乎出處之節也宜出而處
辱其自取宜處而出自取其辱嗚呼處而不能存出而
不能遂爲時所制而小人所戾憤悒而終者先生也哀
哀先生止于是邪云誰之咎其亦命邪士夫奪氣狡孽
增華有室其苴有子其麻葬于九京去日益賒善人亡
矣小人之幸君子之嗟時則弗偶而德音不瑕其又何
以加嗚呼哀哉尚饗

祭順天賈侯文

歲舍乙夘正月十一日門下士郝經等謹以清酌庶饈之奠致祭於故左副元帥賈公之靈嗚呼石隕有徵山崩有徵人之云亡社稷隕靈緊公堂堂氣阜而京殆三十年𡸁為國程當金紐之中絶皆狡狡以蝟興公於草茅擎如孤鷹紫濤怒掀偃如雄鯨瑰珂偉岸突兀骯髒闢掌中之天地陣胸中之甲兵南直滹沱北薄幽陵魚龍闘分河海澄清先後張公建邦成城東裂帛之旗卧

斬木之干銷沮耰之刃結納茅之産𦆽葦音蒲瓦礫屠夷棘荆鋒鏑之餘遂底于平民物日夥帑庾日盈截然燕趙之交與天下爭衡鄭有人焉雪山孰敢輕端序則見如蘖而萌有撥亂之略有致治之術有不可奪之節與不可蔽之明未竟其用未成其行未充其器業未終其勲名而天奪之遽薨于朔庭淚乎氷天莫不震驚牛童馬走涕泗從横葢不為公惜為天下惜不為公悲為天下悲不為小人之不幸為君子之不幸如是則公雖死

而不死雖不生而亘千古而生也五馬南來萬里悲鳴不平之志越樞有聲蒲水湯湯西郎青青玉氣萬丈埋于杳冥樹之墓櫝必材而榮挽萬牛以回首終扶危而柱傾嗚呼哀哉尚饗

祭蕭孟圭文

年月日陵川郝經謹以清酌之奠致祭於故蕭使君之靈嗟嗟乎君秀拔乎羣東丹之裔嶷若青雲魁梧昂藏鬛脩而神翩翩揚揚信陵春申粹然天和四時之春琮

璜陷湼而不滓玉樹臨風而不塵胷中汪洋涇渭自分
芬如蘭薫純如飲醇故莫不以鉅人長者推聞其為人
愛而慕敬而親至止肅肅而來止欣欣射穿札而孔武
書斷編而甚文交天下之豪右友天下之縉紳敬賢下
士倒廩傾囷瑰材偉器為時俯馴故一命而將千軍而
襟度未展志略未信振落殆忽憒不顧身豈人衆勝天
天奪棄人邪嗚呼共子新城莫敖荒谷一則事父一則
自速君何為哉而與若為屬窮當益堅老當益壯百折

不挫志士所尚君何為哉自龔韡以喪恥欲弗弔恨欲勿哭泣涕無從湧胷溢目始欲責天謂不可測天豈棄人而反自責始欲尤人人惡自賊盡其在我而反自克有聲徹天有淚達泉天邪人邪竟莫能言嗚呼哀哉尚

饗

祭戍玉文

中統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國信大使遣人代奠于故國信使行府提控都管戍玉之尸嗚呼哀哉初奉恩詔事

皆汝聞爛額焦頭奔走救焚陛辭而南惟吾與汝橫身為國去兵報主孰謂姦臣並公謀私根柢蟠結二竪夾持闒茸汙穢脂左犧右腴腮大彘濟惡營臭汝如一鶚軒然當關羣凫噎喑盛暑而寒汝嘗言吾此輩宜備吾不汝然竟墮賊計日入慝作聲洶氣麤階下尸殘石之紛如賊遂登門索吾于室乘黑吾出蔽樹而匿賊乃抽戈吾遽踰墻不知數仞形勢倉皇伴使來救汝死吾脫血背塞坑吾恥偷活大事負任義不苟死吾存爾存是

以在此古來義士多死逆徒汝得其死後事在吾一日還反弭楫淮瀆而父而昆而子而孫吾必提攜以叫帝閽討賊贈官賁汝窀魂汝則不死仍大而門嗚呼哀哉尚饗

箴

志箴

不學無用學不讀非聖書不為憂患移不為利欲拘不務邊幅事不作章句儒達必先天下之憂窮必全一己

之愚賢則顔孟聖則周孔臣則伊呂君則唐虞堯而後
已誰毁誰譽詎如帝如脂趦趄囁嚅爲碌碌之徒歟

家人箴

有父母以同其體有兄弟以同其氣有妻子以同其室
有臣妾以同其治父母無非是兄弟惟友悌夫婦則待
以敬而禮以閑臣妾則接以和而莊以蒞必兢兢而處
以誠親親而持以義此焉無虞而天下治此焉有虞是
面墻而立可悖而忍殘而忮以賊天倫滛而侈私而敝

以喪有家極二南之原於詩冠昏之本于禮釐二女于書首乾坤于易由是而言家其可斁

師箴

責善在已我心即師責善在人善人是師覺有先後年有長幼智有大小德有凉厚成已成物用作新于舊其流之清其源必澄其本之茂其末必榮故蒙者求聖而闇者求明彼靈不冥實右我後生如聽如瀆如反如復授者不明而學者不篤師道淪以沒師也是司敢告其

僕

友箴

入門而父兄出門而朋友獲于上說于親者無不在輔其仁成其德者無不有棄挾論世必名厥真去益即損必貽其咎無比周以相阿無面諛以背詬無舍義而即利無重新而輕舊無輕怒以相絕無私恚以相佑有胥仵者勿較有忠告者必受無以昵而相狎是構離而結鬬無狥已而絕人是起織以自臭友兮友兮以有德兮

以有志兮無志而無德又奚友之為

思箴

粤惟心官必思而得既為必用又為心迹發我天機生殺語默勞焉則耗佚焉則溺放焉則侈昧焉則窒惟睿惟敬乃正而實勿竊我以私勿殉我以必勿愚我以固勿顛我以逆於焉是去聖神斯立心也是司操之其勿失

正心四箴 并引

傳曰心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四者皆本心之固有得其理則雖有而無非其理則不得其正心亦因之以亡故申而為正心四箴以自警云

恐懼箴

直大而方本然之勇莫我敢遏何懼何恐偽妄自私内曲而老股栗聲澌氣竭身倒

憂患箴

知命樂天憂患外來在我者盡无妄之災憂從已召患亦自取畏壓巖墻夫孰援汝

忿懥箴

見理不明咸其自恕隕身及親忿然不顧自反而縮横逆我加修已以道戮人以瑕

好樂箴

善善惡惡乃其良好宜惡而好好樂非道禮義悅心芻豢悅口簞食瓢飲樂哉孰有

立箴

惟天行健萬化斯立君子體之自强不息下學上達與天為一彼昏不知惑以溺志從其所欲蔽于血氣怠弛放誕猖狂恣肆自賊自戕自暴自棄自絶於天卒僨而斃何不反巳何不自思以敬為本以謙為基慮患也深操心也危所立卓爾嶷嶷岐岐可以盡性可以知天立事立功立徳立言不朽不撓于千萬年凡百君子其惟勉旃

自恕箴

自治不嚴而去惡不勇者自恕之心害之也恕以及人則待人以寛其可也恕以自及則處巳以寛不可也巳所不欲勿施於人絜矩之道也巳欲立而立人巳欲達而達人强恕而行也責巳重以周待人輕以約則巳可克而仁可為也以責人之心責巳以愛巳之心愛人則盡道盡仁也責人必以顔閔而不貸恕巳自為桀跖而不疑則長惡不悛從自反也寡助之至親戚畔之矣

銘

樗菴銘

梓孰與材樗孰與惡惡乃得全材乃自斲葢全者天而斲者人我初無心惡用斧斤故惟散人乃知散木有不散存散乃自足莫惹蔦蘿莫纏葛藤曠蕩一天逍遥此生

容齋銘

郭君之才容名其齋以銘為請銘曰偃偃以弗顧藐藐

以弗矚是之謂忽落陷穽而不為之引溺淵水而不為之拯是之謂忍當於義而弗為事俯仰以狥時是之謂隨惟兹三者人欲之私凡百君子察而去之剷闕塞以為通撤藩籬而大同東西其横南北其從浮雲在空馬牛其風彼横逆而至於我何加焉反之於吾躬弗示人以不弘汪汪洋洋百谷之王俱收竝蓄黿鼉蛟龍而是非邪正不亂乎其中如明鏡如止水爾不吾欺吾不爾從是之謂容乃天理之至公凡百君子維始維終

曲肱亭銘 有序

昔濂溪先生嘗使二程尋孔顔樂處與所樂者何事葢孔顔之樂不在夫蔬食水飲陋巷簞瓢也安時處順盡其在我毋意毋必與物俱化窮達得喪壽夭貴賤非我性分澹然相忘而其樂有不可量者所謂天下之至樂也往歲靖肅徵士魏君過保下以祥止王氏父子語余而余未之見也今年春始得入燕祥止先生已僊去其子惇甫明敏純粹質而不華謙而有守與物無競於别

墅築亭曰曲肱將以全天下之至樂踵聖賢之高躅故
為引其端而繫之銘曰
孰不為處處欲其中孰不為樂樂欲無窮彼不義之富
貴詭名與偉功嶷嶷自憙狡狡自雄玉靚金宮胡為乎
其中一時之樂侈然自肆覆巢之禍旋踵而至則其樂
也豈能無窮伊亭中之高人方擇勝而棲神與時屈伸
與道為鄰知時之不可以苟合乃逍遥乎此身高卧曲
肱不浼世塵倘徉從容室不求通從爾卿相盡爾王公

不為伏鳳不為卧龍本無心于求世又何意於非熊惟軒中之明月與席上之清風翛然而往翛然而來曾不知其幾何過耳目如朦聾肘則生栁首則飛蓬其神也矯矯其樂也融融飲水而眠日自生東乾坤一亭樂在其中命邪天邪竟莫能窮

日觀銘 有序

惟帝出震故東方首庶物在南北西之右而其嶽鎮號為天帝之孫羣靈之府故泰山視衡華恒為獨尊自嶽

麓而上越黃峴入天門登太平頂又極東南轟出而危峙者曰日觀視泰山為獨髙故東土為四方之冠泰山為四嶽之冠而日觀則又冠夫泰山者也以其隮髙尊峻下視日出故以為名焉歲乙夘秋九月癸丑自奉符登嶽拜謁絶頂神祠遂登日觀光怪自觀北谷底環屬而上九釆聯綿入于天心不啻數萬仞百千萬層日入始滅翌日復瞰觀旭日神光瑰景洞灼精魄異遇靈界皆所未覩則又日觀之傑觀也觀之巔有危石四削突

起勒銘其上傳示不朽銘曰
巖巖岱宗作鎮大東峙列三州旋拱三峯扼海拒河綰結蒼龍嶪嶪日觀岱宗獨冠八蠻九夷平視天半石脚隱日昏曉割判我來一登神光揭擕金環碧繩連矼屬蜺亘地經天植起不移雄雞忽鷩日出峯底火山盪摇紅海沸起俯瞰愕眤身在天裏蓬萊方壺金闕銀臺赤城光明照耀洞開鰲頭突兀飛仙飛來回視秦漢磨崖鐫石玉檢金泥夸示罔極侈心崔嵬青苔滿壁我來大

書增壓其間記異揭靈揮斥神姦庶答昭休壯觀名山

居庸關銘　有序

朔易斡會斗極揭控地勢臨天隱日玄冬之氣黃鍾之律凝結形見聚而不散常為氷雪故號陰區瞰臨懸絕以建瓴之勢居高走下毋制諸夏死命故自三代秦漢至于今號稱彊悍之國營幽幷代之北山嶺隔閡連高夾深呀口傴脊數千里巖壑重複扼制出入是天所以限南北界内外固中原之圉壯天地之勢者也自秦隴

亂大河東抵太和紫荆繞出盧龍之塞列關數十而居
庸關在幽州之北最為深阻號天下四塞之一大山中
斷兩巖峽束石路盤腸縈帶隙罅南曰南口北曰北口
滴瀝濺漫常為氷霰滑滏濡灑側輪跐音此足殆六十里
石穴及出北口則左轉上谷之右並長嶺而西陰湮枯
沙遺鏃朽骨悽風慘日自為一天中原能守則為陽國
北門中原失守則為陰國南門故自漢唐遼金以來常
宿重兵以謹管鑰中統元年皇帝即位於開平則駐蹕

之南門又將定都于燕都則京師之北門而屯壁之荒
圯恐啟狄焉故作銘畀燕京道宣慰府使勒石關上且
表請置兵以為設險守國之戒云銘曰
國宅天都高寒之區居庸其樞兮遼右古北陰幽沙磧
控帶阸狐兮山連嶺重鍵閉深雄巍巍帝居兮伊昔㝡
鎖金源敗破遂為坦途兮函谷一夫百萬為魚竟孰哥
舒兮思啟封疆備不可忘禍生不虞兮寇不可玩機不
可緩實惟永圖兮天險地險莫如人險兵及相須兮刻

銘巖嵎用告僕夫當戒覆車兮

面銘

大本達德合坤配乾小智自私面墻蔽前明通公普誠一靜専恭己南面所以事天

背銘

不獲其身與天為一惟欲之從物皆我隔勿欺勿蔽勿引勿絶室中造車天下合轍

左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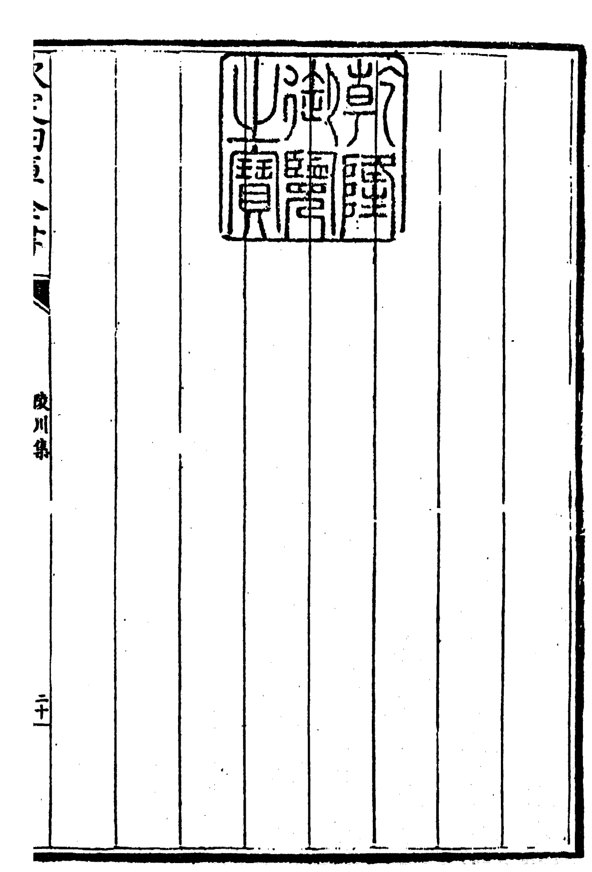
所惡於左無以交右汝則弗欲人奚汝受反身致曲曲能有全絜矩之道自人而天

右銘

所惡於右無以交左惟意惟必道惡乎可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克已之要宜書諸紳

竹瓦枕銘

氷深玉肥雷聳石裂架空傾雨迎双破月斵爲高枕清風散髮安眠滅念萬古一節


乾隆御覽之寶

陵川集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陵川集卷二十二至二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孫溶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汪鏞

謄録監生臣陳韶

陵川集卷二十二

元　郝經　撰

贊

先天圖贊并引

宓犧氏按圖畫卦以造書契而為民用初不以為易也歷黄帝堯舜氏而王法大備畫卦之說黙而不傳夏殷之世乃有連山歸藏以為卜筮亦不知其為易也及紂

因文王於羑里始以宓犧氏之卦重而制名而謂之易武王有天下代殷為周於是謂之周易而河圖之文畫卦之理重卦之義變卦之由其所以然而莫非自然者則亦未之言也至仲尼氏贊易道於易有太極則言河圖之本然於天地定位則言畫卦之本然於帝出乎震則言變卦之本然於有天地然後有萬物則言重卦之本然制作犧文之後超出犧文之前於是宓犧文王為後天仲尼為先天矣由仲尼氏以來學者求易於繇象

文象辭說之間不復探原窮本以造夫宓犧氏至康節先生因仲尼氏之言推本河圖之文究竟宓犧之畫錯綜文王之重以復八卦之序為圓方一圖以明仲尼氏之所以先天者曰先天圖不用辭說再造一易而居宓犧之前河圖之上矣經潛心玩味踰二十年近以久在舍館盍得致志故為之說而意味無窮復拜手而為之贊曰

大易全體渾淪厥初天地萬物本然一圖函容充周自

為規模停穩妥帖極盡無餘兩兩生生並為根株當為
書契歷數有在匹馬隻輪上天之載觀象起本不假神
怪太極兩儀更相禪代因而為數倍而為卦奇則有耦
理不獨生一則有二鬼神以行影不離形響即應聲不
作不為自然而成無慮無營本真則誠死生兩原穿徹
一竅動端有幾月窟騰曜變乃不測天門龍跳神定無
方在物則妙君看元陽可以盡道乾兑離震巽坎艮坤
天地列位日月闢門雷風噫氣山川出雲變動錯蹂萬

物糾紛數為之位道為之君重以合兩錯綜旋轉意言
象數由此以見卦爻以背畫爻以變應違則惡理契則
善本自震出孰使乾戰自犧而文體用具完仲尼探賾
扣其兩端不復為圖祇以文觀梁折山摧喪其本原刻
舟求劍聽日擊盤惟無名公創圖弗說獨造犧皇撑霆
裂月鞭出龍馬再為區別奇耦重復先天一訣顛倒羑
里翻覆乾坤分陰分陽接續韋編自震右轉由巽左旋
一本乎中皆先乎天不假刓削自然而圓不離陰陽皆

本兩畫坎伏于蒙離轉為革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復長剥消姤遇夬決陰陽相根盛衰以别分陰分陽用柔為剛倒乾為坤旋長為藏天地反覆不失其常八卦相錯焕乎其章不假裁截自然而方自下而上不紊其序由左而右不失其故縱入横出緯錯綦布神樞鬼紐消息散聚地中有天闔闢一户自奇合耦以方契圓再造一易自為二篇衹是河圖更無一言道以象示神以方傳退藏于密直在畫前内聖外王雜而不越範圍化幾經

界心法層層相呀宛宛亙發一本萬殊四面八達都無

轍迹但見黑白造天人際復地天通渾沌破碎太虛玲

瓏却從有限推出無窮惟有數畫纔留幾重天地萬物

盡在其中東堂西樓毀為一閣醉裏跳丸笑傲安樂忽

把地維掛向大角共山雲沉洛陽花落吁嗟先生萬古

絕學

大禹泣囚圖贊

地平天成萬古一治人脫于魚鼓舞聖世稷務播種契

施禮義伯夷降典咎繇作士刑猶弗措豈禹之志號泣旻天反躬責己雖得其情哀而弗喜彼伊辟王敢攖天紀血汙皇極手刃赤子顧瞻茲圖寧無愧恥

元遺山真贊

其才清以新其氣夷以春其中和以仁其志忠以勤不會蔡米與坡谷為鄰歌謡慷慨喜氣津津唾玉噴珠看花飲醇而乃爇香讀易坐席凝塵假邪真邪嗚呼復幾千年更有茲人也邪

王良臣真贊

嶷如喬松矯如晴虹視其眘宇見其心胷秋隼欲擊頓超絛籠毎遇風飈顧瞻長空安得玉麈助其談鋒倒海傾江續地天通闢衆枉而歸直彼偽辯則皆窮今乃扣之不應相視而笑而欲愚我以形氣蔽我以盲聾邪快呼美酒握手相從外形骸與世累徑一飲而千鍾

說

文說送孟駕之

或者嘗曰彼作文不工彼工於作文愚竊聽而惑之葢文可順而不可作也天地有真實正大之理變而順有通明純粹不已之文是其所以為之非矯揉造鑿而然也唯其變是以有文唯其順是以不已皆自然也故陰陽得以文乎天剛柔得以文乎地仁義得以文乎人羽毛鱗介苞葉根荄得以文乎物清濁高下得以文乎聲升降舒綴得以文乎節麗縟華采得以文乎色禮樂射御書數得以文乎藝德刑殷最號律得以文乎政城聚

都鄙廬井得以文乎居華蟲藻火山龍黼黻得以文乎服易其無有利其興革化而新之至至終終為神道之極致亦得其本然之理而已焉有作為之贅哉大庭氏而上文有理而無名大庭氏而下文有名而無書陶唐氏而下文有書而無法仲尼氏而下文有法而無作仲尼之門游夏以文學稱未聞其執筆命題而作文也物感於我我應之以理而辭之耳豈校其辭之工拙哉是以六經之文經天地貫萬世與博厚高明並而不朽也

仲尼氏没本散而末分源逺而流别文晦於理而文於辭作之者工於辭而悖於理故莊列以之文虚無儀秦以之文狙詐申韓以之文慘覈屈宋以之文怨懟卒致吕政焚書之厄西漢古學文學之分其弊則極于江左冗矯之談浮屠之法玉樹後庭之曲而苻秦元魏高齊而下血漂禹跡寄斯文於霆擊之餘風燼之外邈乎莽于九原也厥後有唐杜氏文乎詩而風雅復萌韓氏文乎儒而六經方爝又屬以晚唐弊俗五季繁運而有宋

氏與歐蘇周邵程張之徒始文乎理而復乎本猶不能比隆三五去殺勝殘致頌聲與禮樂者百千祀之敝不可一日而擴也幸其用力之勤俾斯文不遂滅而吾民不為狐蟲非類爾由是而言天地萬物之文未之或變而文人如是之窮作之者不工歟工矣然而如是者何易曰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文何嘗不當作為者之過也不作不為萬理皆備推而順之文在其中矣故文作於人而窮於人人亦作於文而窮於文嗚

呼文窮人邪人窮文邪

養説

人皆可以為大也唯其忽之而自暴委之而自棄狹之而自小也是以固滯戕賊窘束流溺卒不能以之大夫人之性天之理也其氣則一元之氣也其形則五行二氣萃其精而結之者也其心則官天地府萬物一智周知泛應無量如是之大也有其大必養之以充其大不能養之何以充之故古之大聖大賢莫不有以養之者

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此武王之所以養其武也公孫碩膚赤舃几几此周公之所以養其聖也三省其身犯而不校此顏曾之所以養其賢也至大至剛養而無害浩然塞於天地閒此孟子之所以養其氣也由此觀之聖之所以為聖賢之所以為賢大之所以為大皆養之使然也嗟夫吾衆人者去古之大聖大賢也遠矣古之大聖大賢皆知所以養之者吾衆人者乃不知所以養之卒為小人而不能大也卒為下愚而不能聖賢也昭昭

矣嘗觀夫蹄涔之水至小也有魚焉而至微也知所以養之潛溺沉滯會雨集而達於溝洫循就因仍自溝洫而達于川澤圍圍拘拘自川澤而達於江河軒昂踴躍自江河而達于海由寸而尺由尺而丈以至於為鯨為鯤拉扶桑翳暘谷激水三千里其大不知其幾千里至於為神鼇負九地而横鶱冠三山而却走如是之大也何者養之使然也茍不知其所以養倔强於蹄涔跳踉於泥沙忘其河海淵藪之大使薪翁筍婦動其食指而

隨其機構雖遇子產之愛寧免烹乎豈惟魚哉凡物皆然

故孟子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物

之至微而賤者猶必得其養而後大也矧人之至貴至

靈乎而可無養也故必明義理以養其性寡嗜欲以養

其心禦奔蕩以養其情致中和以養其氣節飲食以養

其體盡孝友以養其本執堅剛以養其節擴正大以養

其度撤壅蔽以養其智别邪正以養其習慎細微以養

其行欲其養也必先有容也欲其容也必先有勇也欲

其有勇也必先有敬也葢敬則心不散而齊莊中正足以有執則勇可致也勇則私不犯而發强剛毅足以有為則容可能也容則物無不受而寛裕温柔足以有養矣如是則雖小而可以大雖愚而可以智雖凡夫而可以至于聖而昧者不知也乃輕俳以侮之不忍以傾之忿激以擲之撑裂分披以壊之滛佚以沈之天地付吾者大而吾自小可乎哉嗚呼是特不養自小之而已矣猶無足深憾矣如蔽匿以養其姦文飾以養其過嚴深

以養其惡掩覆以養其機樸野以養其詐高抗以養其傲締搆以養其黨縱肆以養其淫執錮以養其偏絞切以養其毒以是而養之小而喪身大而敗國又大而亂天下不若不養之為愈也故養一也有可者有不可者可者養之不可者去之不可不慎也

讓說

性純乎義理無非善也而人之多欲役於血氣遂至于不善蓋血氣勝則義理亡義理亡則嗜欲張嗜欲張則

爭奪起非簒弑鬬狠不能厭也性於是乎惡矣聖人有憂之乃尊卑之而制夫禮等殺之而明其分懼其欲勝而不能自克至於廢禮亂分削繩墨而自肆也乃强勉而致夫讓使謙抑遜退沮縮椎魯以鑠其剛鋭陵犯果猛之氣卑以自牧枿去角牙虛而不有推而弗受彼軒軒堂堂蜚怒騰勇如飄風暴雨蕩忽而至吾則逡廵而退拱揖而避之耳彼之血氣肆而吾之義理存本然之分彰彰而著所獲多矣至矣哉讓之於人扶持成就者

甚大而樹立宏廓者甚遠也故堯舜以天下讓而天下為公矣夷齊以國讓而天下友悌矣稷契以官讓而朝廷和睦矣子臧守節而季札不受挺特於末流叔世覬覦僭亂之風少變矣由此觀之天下國家猶且讓矧其下乎惟此義不行嗜欲張而血氣勝義理亡至有父子稱兵推刄同氣如魯桓衛出楚商臣宋元凶劭者始而不讓一至於是誠可畏也雖然是特不讓簒弑奪攘而已矣是其跡不可揜人得以凶惡逆類而目之矣讓者

如彼而不讓者如此昭昭然白黑分矣猶無足深憾也世有讓非所讓而反以取敗者有以讓而濟其姦者紫之奪朱莠之亂苗賊德之甚者也燕噲欲以舜子之漢哀欲以禹董賢唐中宗欲以天下與韋玄貞皆致大亂幾絶其祀是讓非所讓也新莽構僞以欺天下欲重已勢而彰已善例加恩秩已則遜避當塗盜漢戕滅劉宗賊弒母后既取之矣而始命其子禪讓司馬懿欲傾魏謚曹爽之勢而稱疾不出王安石初入仕每遷一小官

輙累表辭讓至知制誥則不復辭官是皆以讓而濟其姦者也是皆非讓也中義理而無私推其有而不居者讓也近人情而不欺者讓也非所有而不敢妄有固執而却之者讓也故讓也者禮之本義之方克已之要求仁之術也非以為逆亦非以取敗又非所以濟姦君子不可不辨亦不可不慎又不可不力行

陵川集卷二十二